



遜園漫稿

戊午



遯園漫稿

戊午



目錄

詹紹山北都朝正之京

詹角山尚書七子詩卷

談中約吏部參潘襄陽

諸葛山人

邢生雙瞽而善姑布子卿術試之百不失

一奇士也賦以予之

訓沈相如比部見贈

東風

山中

述志五體

賦玄平體

笄赤如燕臺敝帚序

盤谷徐公六十序

大方居士四絕句

東漢藝文合傳類編序

張孟孺像贊

贈張孟孺

周吉甫迷藏圖四首

江孺人墓志銘

齊宗室虹漪公行狀

泉府流行歌爲大京兆羅浮姚公賦

送溧陽尹思侗王公入覲序

吳景伯靈壁石

提督應天等處學校監察御史題名記

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古愚

申公暨元配 誥贈一品夫人王氏繼

配 誥封一品太夫人黃氏奉 勅合

葬墓志銘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冒伯麇金陵近體詩序

明陝西漢中府通判倣吾王公墓志銘

王太古金陵篇序

再賀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漫興四首

遜園漫稿

戊午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詹紹山比部朝正之京

承家簪組世焉蟬賀正行看尺五天視草舊趨
華省直焚香新奉紫宸筵蒼龍闕轉依三仗白
虎樽開祝萬年題柱盛名人共羨不妨重和早
朝篇

詹角山尚書七子詩卷

報國心原赤論交膽盡傾窮通明宿好生死見

真情縮帶風猶古彈冠意不輕素懷何繾綣
筆更縱橫膠漆敦澆俗芝蘭叶舊盟流連同夙
昔忼慨異平生河內當盧思山陽聽笛聲誰爲
絕交論千載樹高名

談中約吏部參藩襄陽

人倫水鏡想襟期薇省蕃宣 帝寵私緩帶遂
開羊令府接羸仍向習家池六條詔許臨黃綬
五絨詩堪比素絲其說山濤公望重鶴書行擬
下彤墀

諸葛山人

高談一日動朝紳雙眼如空鑒有神自得天機
非牝牡何妨物色是埃塵書藏石室憑誰授賦
就蘭陵祗其嗔多病逢君深自省了知金粟是
前身

邢生雙瞽而善姑布子卿術試之百不失一
奇士也賦以予之

自從指掌辨微茫何用雙眸似電光纔試揣摩
知骨法偶同消息見垣方聲音別許徵脩短青

白空言定否臧誰是大言房次律也因和璞見
行藏

誚沈相如比部見贈

每憶停雲賦無因共一言忽看龍劔動驚睹鳳
毛騫麗句嬋媛美新圖玉雪溫自慙衰朽質紉
珮有蘭蓀

拓落吾何有翻飛爾不羣承家聞素節華國見
高文春盎延紅雨晴窓檢白雲未酬青玉案偃
仰思繽紛

一東風

東風獵獵吹未休紅顛翠倒花皆愁插花美女
援鏡笑瞥見離披雙淚流十八姨爾何妬金鈴
繚旂搖曳飛不放繁英滿高樹安得天公憐衆
芳輕雲澹日千林香桃嬌李豔熙青陽寄言陌
上繁華子莫厭看花春晝長

山中

山中兀坐如甕中終日但校雨與風有時欣然
把一盞庭前花發欹危紅客來語我長安事

遊園漫稿
天子明堂方計吏百司戢身向冢宰黜陟森然
守成例何人捫腹游行一事無坐傍花枝傾玉
壺得失升沈了不問醉後耳熱歌烏烏

述志五體

自咤歷落可笑客邂逅誤點紫禁籍一病浹歲
不得息兩踝勃窣頓咫尺齒未六十欲撰策兀
坐詎問幾量屐所望予告在旦夕勿俾鶴版更
見迫好駕款段引下澤散髮翠岫漱玉液澹漠
葆素百慮釋臥看鳥度紺宇碧七十便作百四

十

賦玄平體

雙眸含炁空如天冥心玄通生身前神珠炎炎
潛深淵誰其知之無爲先靈根生生芽丹田微
風嘘之存綿綿須臾三關局熒然真人飛昇崑
崙巔瓊漿涓涓如流泉黃庭朱嬰成胎元神霄
僊輶何飄翩靈飈蓬蓬滄溟乾蟠桃花開三千
年

筮赤如燕臺敝帚序

赤如居逢掖時以才名著海內雲陽惟張賓王
與之相上下余皆幸得班荆納履定交于筆研
之間余椎魯于文取直致馳易快其所欲言已
耳其據勝通微沈酣理窟吾不如赤如其犀利
芒穎標舉才致吾又不如賓王至經術之深醇
行誼之修潔卽賓王與余皆不敢與赤如絜長
而齒兄弟也余嘗私謂赤如使一旦得當

明主用其所學進爲于時必有所以明儒效著
民功爲 朝廷之羽儀人倫之模楷者乃旣上

公車久而不售道大莫容事固有不可必者哉
赤如今且受推擇尹鉛山矣以經術潤飾吏治
士民戴之如慈母如神君嘗取邑之掌故緒而
爲書究極夫天地人物之統紀因革治亂之幾
空風土謠俗之變態讀者謂自有邑乘以來其
弘博鉅麗未有險勝此者也邑之博士弟子經
赤如指授彬彬興起于六藝多爾雅之文將有
繼文定文通二公而奮跡者于是幸得赤如爲
之師爭欲奉其所爲制舉文以爲式費生無學

乃請而授諸木焉既成函以示余余一再讀之
其達見河決而峽潰其精語玉琢而金相其異
采賸馥星霞流而蘭茝合也眡余嚮之所自謂
不如更有進焉者如此文自可長懸諸日月以
爲矜式豈獨使鉛之士一變至道已哉余以是
益推遜赤如以爲非余之直致馳易者所可幾
及而更因以幸賓王古人有言一栖不兩雄赤
如去爲令賓王可以獨長于雲陽氏之都矣

盤谷徐公六十序

余生平好頌說當世賢人君子之行事又有激
于風習之日靡也遇有可以樹惇勸睦風厲末
俗者輒媿媿爲人言之冀一慙寘于耳而不知
倦至若一事之媿足重于軒鼎一言之善足榮
于黼芾者尤深嘉而樂道之不憚大書特書使
名天下而垂後世乃所聞有身不離廛市名不
挂冕笏業不出負販而其道爲通人高士之所
賞人風士行之所歸如盤谷徐公則又心儀而
亟爲頌者也公歛之隱君子也守真而抱一含

素而表璞不占占焉與世之揆藻蜚英者競一時之譽而獨率其天性所至以自致于宗族鄉黨耳目聽睹之間故生未嘗語令伯之表陳情安仁之賦閒居也事大母母二孀婺色養備焉而人稱其孝未嘗語兵曹之輟饌英公之執爨也奉寡姊育其嗣子且育其嗣子之子筐筥倉箱身經紀之而無私焉而人稱其弟未嘗語宣子之食翳桑陰侯之飲執爵也中道而捐貲之半拯所不知者何人于驚波駭浪中而人稱其

仁未嘗語季札之唾遺金麟士之笑還屐也歸百金于失籍之大駟使受者愕然不知其所從來而人稱其義若此者使世之瑰儒鉅公幸而有之猶亟思揭揭焉以累于人夸于世而况其得之嵯巖韋布之士哉昔蔚宗之傳獨行也標舉其片言單行以示奇故曰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今以徐公觀之行修于家庭而聲茂于桑梓事貞于巖穴而道重于公卿人之立身自有本末亦何必騫跡于人倫之外以獵

名離蹤于名教之中而吊詭爲也余是以深有
慕于公樂爲之誦說而不倦今年季秋某日公
年開六袞矣子婿吳生公治有雋才余南雍所
袞進之士也謀所以祝公者謁余而請其辭余
乃叙公之所爲樹惇勸睦風厲末俗者使奉之
以爲壽蓋賈生有曰日行可久之德者天必售
之以壽而久且余又聞公之二子克紹其業次
者將以經術起家公之門待此而大夫公之壽
愷保艾蓋不可勝窮余生平未習公乃今之頌
者也

大方居士四絕句

石鼎松濤發幽香上碧寥睡蛇何所結法界自
今超

自結松蘿宇烹雲好試茶冷然得真契何事乞
黃芽

未到大方居時採大方茗却笑山公癡接羸歌

通園漫稿

醕酏
妙得冰絲理慵聽石鼎聲憑誰矜水晶不問石頭城

東漢藝文合傳類編序

自先秦西京而下文章之美毋險勝于東漢者而多載于范氏之書蓋建武而後建安而前隆替致殊道因世降迺其詔令之所班布章奏之所披陳與詞賦書論之所揚扞往往根極六經網羅百氏雖雕鏤篆刻漸已下開魏晉綺靡佚

麗之端而典刑具在不詭不浮固非當塗典午以後所能及矣竇儼東漢文類三十卷今軼不傳世之學士往往摘其工者鈔而行之顧多亟于采文緩于徵事于是讀之者第能賞其辭之所詣而不能覈其意之所出掩卷而注思抽書而矚目亦好古者之一憾也吾友張君孟孺夙擅詞名博通史學沈酣范氏之書幾三十年矣迺錄其藝文之分載者各以類聚而疏其傳中之事附見于前俾讀其文者一披卷而作者之

指如在掌上不煩檢括情事瞭然豈不快哉昔東坡先生授人讀史之法如欲攷禮樂制度之類須每事一番次第求之庶得具知原委無鹵莽滅裂之病有如孟孺此編事與文傳兼而稽之雖其眊趙世逢之類要周護之菁英不知何如要以提要鉤玄遠軼楊侃博聞之上其有功于藝林大矣今世學多苟簡于諸史尤號濶疏政自苦其浩瀚錯綜無徑以入耳能一一以孟孺之法求之匪但採擷精華卽史之崖略已具有無俟舉其全而得失之林可攷鏡者又何至詆晉爲穉官唐爲贗本宋爲爛朝報遂卷舌而不譚傾耳而恐臥哉余是以私挹其撰次之勤樂爲之弁至范之全書如所自負體大思精不減過秦論又謂視班書博瞻可不及之整理不愧讀者又當自得于藝文之外可勿贅也

張孟孺像贊

材通而守約世不能縻之以爵志貞而道博人又豈能傲之以學值時之清以夷也徒然橐弓

進園漫稿
矢而戢干戈負才之雄以超也詎止敦詩書而
說禮樂五言而長城可寄一字而千金可薄道
已挂于風人聲更適于雲閣固宐其以據梧寢
處法漆園之消搖而以據鞍顧眄笑伏波之矍
鑠也

贈張孟孺

門前檠戟代稱雄破浪應乘萬里風造次自爲
儒者服嫖姚寧數冠軍功寶刀照日開蒼兕綵
筆垂天卷白虹遼海卽今推轂重尊鱸休戀五

湖東

周吉甫迷藏圖四首

嫵媚羣黷自天真花底迷藏捷有神癡弄其蚩
徒捉搦較來誰是不迷人

尺幅那能翳眼光現前行徑豈茫茫暗中摸索
分明見一任擲揄滿路傍

童心垂老詎相撩底爲迷藏帶彩毫閱盡空華
多少變憑將青眼笑兒曹

迷藏枉自說惺惺祇爲微塵礙未醒色陰一空

進賢錄
二
天眼碧不知何物可潛形

江孺人墓志銘

孺人者雲杜翼軒先生之副室而太學營易之所生母也先生以名德文章冠冕一代敷歷中外宦轍幾半天下而孺人能毗贊內政以適其志使先生宴然無中饋憂太學續家學而日夜思敬承之而孺人實鞠之誨之克相先生以就其子之志故以先生在上內有王淑人若諸娣姒而不足以掩孺人之淑問先生自王淑人棄

柩捲卽以家揀畀孺人所以禮之者幾與敵體埒不獨以有子故也人謂孺人之賢幸得偕老可以娛侍先生而待太學之顯以子貴乃孺人無祿卽世矣先生意黯然傷之而太學捨地號天以不及奉飯唅爲罔極恨乃手自纘其行事請於先生屬余爲之志其墓余出自先生之門而太學又有一日之知諡不忍辭也遂掇其大者書之孺人姓江氏浙之虎林人也父曰庠生孔殷母錢氏當孺人之生而未及笄則旣以稱

孤矣母以其韶秀嫺姆教且習女紅也慎所字
媒蹇修以求之者多不應而會先生之南游也
聞其賢謀委禽焉母禱諸夢吉簪又吉遂以歸
先生時孺人之生十有七年矣先生上奉其嫡
母陳夫人所生母匡淑人庶母梁孺人居堂上
而下與王淑人及如夫人者數人居室中孺人
之爲婦也新而齒又穉乃孺人賦性婉婉所以
事三姑事先生與王淑人者孝謹與順人人得
其驩心匡淑人御家嚴諸子婦稟稟救過虞不

瞻顧獨爲孺人霽威王淑人時苦病恹邑而以
女弟安孺人諸娣姒亦亡不悅孺人之賢忘其
入宮之妬也先生回翔省臬于梁于浙于陳于
壽于蜀于晉于陝川塗以萬里計比解紱止于
維揚已僑寓金陵往還幾三十年矣所至必挾
孺人與俱時海內以先生爲龍門客之造請者
常滿坐先生恆折節下之每卜夜以罄客驩孺
人篝鐙治具仡仡亡休時至浹月不一就枕臥
不言勸矣舉太學拊摩顧復損眠食以爲常會

乳母嘗絕乳肌瘦如腊孺人憂之比及就外傳猶在懷抱間然對之必正色不令狃鄙下長其驕且媠也奴劉卒遺一子孺人育之與太學等及其以痘殤也孺人拊膺號曰天乎吾何賴存此兒慰吾奴于地下其能均愛而忘非已出又如此爲太學取婦啣育愛之愉色婉容終身不替已復亟抱孫爲太學取小婦而亦以禮婦者禮之迨再舉孫孺人代先生分甘含飴置已榻旁不輕以任傅婢也御臧獲以恩勝婢之老者謂是吾先姑之所服役以媵呼之產子小兒女入謁輒賦果餌或給衫履至左右有過當答曰姑以待爾主未嘗有所譙呵也生平念母錢在遠不得數晨夕見必相持而泣然以先生在官下恐不通問者久之間迎其兄來視邸中庭見外不以入私室也不累月聽其歸矣身偶貴人至長子弄孫而服御無纖豔巾幘之鮮明者往往藏諸笥中家在武林里中婦女競修首翹髻朶之飾畫舫香車恆絡繹西湖天竺間而孺人

在家趾未踰閫外問以冶游讌賞不知也居恆
猶兮若畏聞鼠齧蟲聲竦然厲意迅霆烈風瞑
目危坐肅之奉內外神明優然有如其上者
昔人之論婦德也射洪謂淑謹之德窈窕之賢
珠玉翡翠職是其儀而澣濯繫纒不改其素柳
州謂正順常服于身體疑忌不萌于心術忿懣
不兆于容貌以孺人視之夫何愧哉徽音方穆
秉命不融乃以幼孫之殤惻然悼之遂感病已
瘳而再作彌歷三時浸尋及于大故時太學方
以事歸楚孺人戒左右勿使兒知恐重其驚怖
也太學聞而冒冰雪重趼索舍遙行以東則已
不及見矣時萬曆丁巳之嘉平二十有三日也
距其生隆慶戊辰之正月六日得年財五十嗚
呼痛哉孺人之德宐有恆享而數止于斯天道
之予善也獨奈何雖然孺人上獲承事先生而
下撫有太學爲名公婦爲名士母旣徃之寵貴
已羸將來之顯揚未艾卽李夫人之婦周安東
湛夫人之母陶荊州何以加此矧彼二夫人者

或以門戶殄瘁烹羊具膳代親之勞或以家世
單寒剝薦截髻延子之譽以方孺人所邁顧孰
爲多卽年不躋上壽又何所遺憾爲矣孺人舉
丈夫子者三而存者惟太學營易以附學生入
成均娶潛江周公應斗女孫二垓聘別駕孫公
鳳翥女圻聘孝廉熊君臨渭女女二一字廣文
王君制子偶亶一字吏部郎周公士顯子某墓
在某山之阡余旣論次孺人之行事以復于先
生乃系之以銘

松之謾謾芑爾止兮蘭之茗茗託爾體兮奉此
二者象服綦煒兮翠於翩翩胡逝此兮有德不
酬食報詎已兮宅此玄宮介丕祉兮繩繩螽斯
以燕爾子兮

齊宗室虹漪公行狀

齊宗虹漪公 高皇帝之八世孫也其先王
樽錫社于青州以事奪璽鞍景泰中子賢懌始
奉 勅居南京 賜第于虹橋之西北四傳而
爲碧泉公可濬五傳而爲乾塢公慶寨則公之

祖禰也乾塲公配陳夫人舉丈夫子者四三索而得公公幼名遵譽後得請賜名睿熿冠而以仲發字曰虹漪者從其所居里以自號也公生而穎異岐嶷碧泉公心絕愛之家政嚴諸孫子自問安外不恆在左右獨抱公膝上不置每飯必侍側否則不飽長而孝友敦睦習與性成悛悛挹慎恥以族姓驕人而好義秉禮奉宗正條不敢險尺寸尤爲士大夫所重方十歲時碧泉公喪終日苦次號泣充然有求見聞者爲之流涕險五載乾塲公無祿卽世公痛絕至再四膚瘦如腊旣壯有室以迄彊艾慕未嘗改也公旣蚤失父奉母陳夫人益謹左右就養曲得其驩心病而操藥進餌非口嘗手選不以御蓋不解衣就枕者幾累月比喪哀毀過禮尤以孝著邸中奉二兄如大親出告返面罔徑情者門內之事必咨而後行至撫其弟响响友于終身不見乖異之色後兄若弟病且革後事壹以屬公公之所以宐手足可知也居室與陳夫人相莊

如賓芻無勝侍既舉二子延師教之拳拳以恪
守 祖制相訓勅歲時伏臘進而庭諭之曰
昔我先王失國越在草莽生不獲保其社稷物
不獲有其封樹至今念之有餘恫焉荷 國大
恩托處輦轂衣租食稅長子育孫安享恬熙伊
誰之賜欽念哉母念爾祖聿修厥德爲我世嫡
子孫允宐夙夜兢兢矢勿諼矣二子頓首受命
謹守其家法母敢或佚墜以詒公憂公性狷介
生不能俛仰人意然勇于赴義好振人之急族
有喪母若妻者猝不能具含斂公聞赴立匍匐
伏助之遇諸士大夫雍容有禮多樂從之游若
納言徐公有母之喪侍御關公之喪公代爲營
治終事不以勞費爲解人尤以義槩高公後徐
公撫南畿詒書邀公將圖所以報公者而公以
國憲謝不往人愈益服公之緩急人非有所
利也結客之聲滿白下士之慕公名跡來者相
踵公一一倒屣迎之置馬投轄終已無怠而又
嚴以馭下家人子有唐突青衿者痛箠之遣詣

官正其臯且令子躬負荆請于犯者之門其守法畏事又如此公故與其兄弟同居虹橋里比二子長且有孫乃舉其宅讓兄而改卜于豐府之新第宏麗爽塏險其舊居衆艷公綜理肯搆之才比鬱攸爲崇燼于一夕公夷然處之徐而重爲鼎建亡何輪奐煥然復還舊觀矣以公之長才遠度益以砥行立名所施于家庭族黨者章章如是人謂公空享有胤祚永爲齊宗之羽儀也豈意年不及中壽而遽溘然以逝哉先是

歲之旦公夢奠于兩楹之間覺而詔二子曰夜夢不祥吾殆不食新矣爲區定後事比病臥牀第會有宗人毆部郎之變蹶然興曰禍不旋踵矣疆起思所以挽之而不可得憤恚久之疾浸劇遂及于大故嗚呼事與病鄰妖夢是踐豈非命哉公之卒以今萬曆戊午仲夏之二十日距其生嘉靖辛酉仲秋之二十有六日得年五十有八配陳氏散官靜山公瑩女男子二知城娶丁氏雲南按察僉事霽懷公遂女知城娶陸氏

應天府學生敬齋君仕進女女子一適太學生
我涵蔣君一禕子之機孫男三光胤光國光世
俱墟出孫女三皆城出城等將以今年某月某
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將請名世之鴻筆以
銘其墓手公遺事詣余搏頽拜屬爲布狀余諗
在梓里辭不獲命廼掇其大者論次之以備采
擇因復念自余耳目所聞見以來齊宗固多文
雅博達之彥不啻如昔人所稱好學趣賢勤著
述事聲譽者若虹漪公循禮好義旣烏奕有薦
紳間聲而且能裒其祿入拓世守之業而大之
上以敬承其先王先公下以燕詒其孫子又天
潢中之翹然獨秀者今 國家篤厚本支 特
詔當事申明宗制勉其篤于仁義奉法循禮保
有厥家如虹漪公者不忝爲齊之宗英矣余之
狀公匪獨爲逝者陵谷地蓋亦將有所風焉

泉府流行歌爲大京兆羅浮姚公賦

阜民裕國稱泉府刀幣由來重今古貫朽從知
準可平金穰會見人能聚鼓鑄之權自上操磨

送園漫和
鎔徃徃繁兒曹縱縲已自多慳薄翦鑿况復叢
逋逃莠民私鑄紛盈市禁輯徒聞嚴貿易少府
空言半兩文上林漫記三官事留都何幸得姚
公勤恤民隱勞丹衷風棱威憺都亭外露冕春
生輦路中毋論枹鼓煙塵息坐見閭閻私鑄戢
誰將鷲眼溷青蚨但睹龍文標赤仄九府圜輸
若水流黃童白叟紛遨游當千直百何煩計飛
莢浮波總不憂卽今處處皆歌舞甘棠蔽芾恩
如許安得千春苾我民黃金會使輕如土

送溧陽尹思侗王公入覲序

國家制三載方內郡邑守令各以其職事入計

覲闕下

天子御正殿受之因差次功實

舉其循良卓異者

賜宴賜鈔或賜璽書令吏

部紀錄其政績褒顯之而是時士之歌鹿鳴舉
于鄉者亦得偕計吏上公車試于南宮擢對
大廷蓋彷彿古諸侯述職貢士之意眡漢唐宋之
之制爲加詳吏治蒸蒸號稱邁古繇此其選也
今年戊午南京兆當比士溧陽尹思侗王公以

治行異等推擇入棘同考試事公以楚之名家
用毛詩成進士經術之美具有師承人倫之方
別有真鑒比撒棘而所舉士若而人皆英敏博
雋士推之以爲鋒者也一時得人之譽滿都輦
中而會迫冬公且以覲事將佐大京兆受計
北闕矣以溧陽之爲巖邑也其地浩其戶穰其
人負氣決而不耻爲雀鼠之牙角在赤縣中獨
此爲難而自公之下車曾不踰年廣厲功令爲
博士弟子風青青子衿咸幸其氣之得伸而欣
然嚮往毋有自跳于繩墨外者修救荒之政則
蝗不爲蓄它一切以寬大行之而民困且立蘇
矣催科不擾勒爲常法民各以其式聽令以輸
而閭右且爭先赴義以爲之倡兩造在庭訊必
得情三褫而修訟于邑之外者無有也公處劇
地何以不煩而化洽如此哉吏稱其職民安其
生古百里之國所以行天子之令致諸民其道
胡以加此彼中牟桐鄉之事因其易治而始育
之又曷足警欬于公之前矧周禮秩諸侯之慶

典以薦士之適爲上賞漢世韋彪語循吏惟以
貢舉得人歸諸賢二千石以眡公之爲令身抱
其民功以進于上而所舉士且彬彬質有其文
爲 國家馮翼之用視荆揚之金三品所貢孰
多然則是役也 上所以褒顯公豈第如前
所稱宴賜紀錄之恆典而已哉其亟耳目之司
超拜公掖垣臺治以爲 朝廷重固惟命其再
爲百姓借公俾公還所治使終其撫字之功而
峻陟以酬公亦惟命公之所受知一人在此行
矣于是公所舉士王生芝瑞等謀所以贈公之
行而未有稱也屬余一言以奏于驪駒之駕王
生于余爲中表親而余耳目公之治行與得人
之盛尤有樂稱之以先輿頌者乃不辭而書之
以贈不知其足以當公家葉縣之雙鳧否也

吳景伯靈壁石

延陵季子才且賢手弄米石非米顛突兀一片
聚海墨孱顏四尺流江煙玄炎如鑒貌更古媧
皇煉出天堪補飲水真如渴驥奔拏雲似見妖

蛟舞摩挲何自琢雲根香凝素幙春霞溫解醒
幸可澆磊塊礪齒遂欲升崑崙我對此圖爲下
拜解帶脫巾神已快但使壺中日月長何煩坐
閱三千界

提督應天等處學校監察御史題名記

南畿之有督學御史也昉于正統之丙辰至天
順之癸未而始定 今上萬曆之戊寅 詔

江北四府三州之學校以巡按御史兼之癸未
復歸于督學御史其分置兩憲臣以應安徽寧

池太廣德爲四履而以江北之廬鳳二府滁和
二州附之制蓋創于乙卯豐城侍御徐公適受

簡命奉 璽書蒞其地應安之有督學御史

也自徐公始也徐公之始受事也適歲當大比
士鱗集印流以待興公貞度章軌一切以部議
奏 准申飭之科條從事士之在宇下者曠然
一新其耳目罔不務束修砥淬思以焜耀于光
明而公擴其德之儲與函扈者以羅人材持其
法之鎮靜嚴肅者以端士習蓋蒞事三年以科

試兼歲試者一歲試者一所甄拔澄汰毋失人所彈壓糾舉無遺法文辭之淵法度佻達之在城闕者悉汰而更之而江左之人文翕然爲之一變矣于是 上嘉公造士之功所爲仰佐

菁莪棫樸之化博且厚也亟晉公爲太僕少卿以褒寵之公且夙夜趣裝赴 召而北矣顧念使院舊有題名今之分隸自余始不可不更爲記以明職掌乃詔執事樹貞珉志之而以書屬余記其事夫應天爲 國家豐鎬 高皇帝

之九鼎在焉中都則 列祖之粉榆社也宣歙濬皖竝以馮翊扶風依日月之允縣衡天下故 國家元精之所鬱勃玄德之所撫披常爲海內先二百五十年來家絃誦而戶詩書名儒魁士崛起其間以投天隙者不可勝記而御史奉宣 璽書廣厲功令徃徃首加意于茲以稱朝廷篤厚王國之意乃今且以是數郡顯董于一人此其故蓋可知已當人材輻輳之時卽頓八紘以掩之恢六幕以覆之常虞其有不勝

收而風會之流樸化爲雕醇變爲醜寧詎無躍
冶之金罍駕之馬以憂司教者故甄叙之典不
得不詳以待席珍抱璞之儒而課試之法不得
不密以馭遷物敗羣之士蓋 國家爲根本之
人文計所以任憲臣者至是愈益專而所以望
憲臣者至是亦愈益重矣 今天子方享萬
年之祚壽考作人同符徃古業已特 詔宗伯
增廣制額而復采庭議分設憲臣以董之誠謂
濟濟多士生此王國毋慮皆待教而興者非勤
其校比厚其禮結日有程月有物歲有成使跳
蕩于規繩者毋得濫吹于其間思無以隆 國
家泰士之典得人爲異日用耳不然何事空取
前之制度紛更之爲而徒爲是備官云爾哉書
曰敬敷五教在寬記又曰師嚴然後道尊夫師
必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教行故嚴所以成其
寬而威所以廣厥愛是又 國家所以增立憲
臣風厲學官之大指而徐公所願與後之君子
譽髦斯士于無斁者也斯記也寧獨爲使院錄

姓名存掌故矣夫

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古愚申公

暨元配 誥贈一品夫人王氏繼配 誥

封一品太夫人黃氏奉 勅合葬墓志銘

贈少師古愚申公與元配王夫人之逝也始以

子太師文定公時行貴九被 恩命贈今官配

爲夫人躋一品而繼配黃太夫人者乃獨身見

文定公首廷對官詞林至踐 綸扉相 今

上皇帝而夫人遂亦受一品封饗三公養迨文

定公歸里又二十有四年年八十且騎箕尾上

升矣而太夫人始厭栳捲謝人間世于是公之

孫罔卿用懋奉文定公治命援 閣臣父母卹

典例具疏 請 天子曰於戲是予故鼎臣

時行之母也時行忠貞端亮至今簡在朕心其

令所司亟議卹典如故事于是宗伯引例 奏

予祭者二加祭者一旦令贈公與王夫人列名

竝祭司空營治兆域啓前竈祔而合焉皆 特

恩也罔卿乃投涕拜手稽首颺言曰嗚呼我大
父母所受 國家榮哀之典備矣昔先公居恆
語不肖傷哉余父若母之蚤世也余身備台鼎
弗克以一日養卽幸徼 綸綍焜耀黃壤矣而
螭首之石未麗桓楹馬鬣之封尙慳秘錫其何
以慰地下余昔在政府以有所避不敢援例上
聞至今闕然以爲恨流涕汎瀾者久之故臨
終遺表力辭身後卹典冀以之移卹父母不肖
心識之不敢忘乃不意得緣繼大母之喪荷

上恩伸先公未竟之志而大父母得同被
愍渥于封樹六十年之後蓋 日月之光燭于
宰木雨露之澤霑于宿草不有以紀之思無以
揚袞翟煜陵谷也于是乃以奉 勅合葬之志
銘屬起元且哀家傳誌銘詒之俾有所藉手以
從事起元實不文而罔卿有女爲余子婦諠不
得辭也按狀贈公諱士章字俊民別號古愚世
居蘇之吳縣大父娶于徐以舅氏爲姓後文定
公貴始以復姓得請于 朝贈公幼聰警授之

章句不煩訓督而解嘗以父命賈雲間見諸賈人搨搨競刀錐心弗善也手一編吾伊不輟已遂謝去賈人子從師授尚書操觚爲文立就同舍生成辟易遜之它所治馬班二史韓歐諸大家之文皆入其府與聲益大著塾中督學聞人公校士于吳公以所試策中竅得拔置爲弟子員矣公自是益發憤讀書中夜不就枕以爲常久之以勞劬嘔血幾殆比小間輒出囊中牘研味之如故當是時公旣負雋才每試輒高等所習業日益精冀幸唾手取高第去而顧三試于棘闈不售意不能無翰墨疑慨然廢書而歎時文定公則已總卯能讀父書穎敏軼羣人競占其爲鼎鉉噐矣公撫之以自慰而會王夫人卒公哭之神傷生平不耐問家人產至是始屑瑟然有井臼之憂然公情寄高邈時從友人觴咏爲驩旣室黃夫人家揀一切委之不以撓其志也士之從游者衆羔鴈常闐門公立教以噐識爲先不顯文藝士經公指授者彬彬然稱其家

學矣文定公業已特起黌校間人咸謂公未售
之志于此發之是且身以子貴而食其報豈意
不及待而遂物哉公生平開朗和易與人交務
見肝膽一洗里中佻薄之習人皆稱其長者雖
以剛腸疾惡至面折人之過人亦不爲忤也生
至孝父東城公嘗中雀鼠對簿南都感疫而臥
公日夜立榻前操藥以進籲天願以身代時同
舍多枕藉死公竟無恙人以爲孝感焉性恬退
省事然好赴義振人之急族有被劇役者公力
請于有司蠲之讀書蕭寺中鄰女有瞶而欲奔
者正色嚴拒之乃已蓋公之多隱德如此王夫
人婉孌貞順嫺內則旣筭而歸公事舅與繼姑
得其驩閨門之內睦如也時公方苦家落而又
以覃思書史弗暇爲支柱伏臘計夫人拮据佐
之漣灑箴紕成于手中機杼軋軋聲與公之夜
讀相和也舉文定公愛之篤而必引于義方嘖
笑不少假文定公左右邾下內常凜凜如嚴師
亡何再舉子而殤夫人大慟之感疾而卒而黃

太夫人爲之繼太夫人者吳之甲族也贈公既失王夫人聞其端靚遂委禽焉既至而舅姑稱其賢以亡婦爲不亡與贈公舉案相莊室中亡謫語文定公以哭母日且病太夫人手治湯藥療之念其下帷攻苦日必數使人偵眠食以加餐安枕報則喜且時時慰藉贈公有兒如此何憂富貴既爲文定公迎吳夫人撫視有加忘其非已出也贈公無祿卽世太夫人欲以身殉者數矣父母黃翁媪力譬解之文定公夫婦泣而

仰慰至再四太夫人乃彊起拭涕日夕與吳夫人庀內政以佐文定公迨取大魁官翰苑十有六年受軒策至首相皆奉大夫人居邸中旣膺封秩長孫曾大門之內袞玉圭組焉蟬相繼已又奉而歸里御輿獻觴行園禊汜如是者又幾三十年其榮養于世無兩邁而太夫人內行純備被服進止有恆度一絲半緡亡屑越者一室靜處聲跡屏絕外家子姪歲時伏謁必攝衽馮几見之至待姻鄭字臧獲溫言晬容藹然可掬

也通曉事理筴可否成敗徃徃出人意料至默
贊文定公定宗社大計且終以知止知足勗其
歸白首劬劬不厭摺拾織作若忘其鼎貴者豫
飭含殮之具率以布練爲之時啓櫛以示罔卿
曰屬纊後便可將去不煩而輩料理此其識度
尤非筭禕所能及已太夫人春秋旣高尚鮮霜
露之恙比文定公與吳夫人相繼謝子舍而太
夫人始卒蓋贈公以嘉靖己未仲春七日卒距
其生正德丙子孟秋二日享年僅四十有四王
夫人以正德丁丑季秋十一日生先贈公卒者
十有三年爲嘉靖丁未季冬二十日得年僅三
十有一而黃太夫人以嘉靖壬辰孟秋二十有
三日生後贈公卒者五十有六年後文定公卒
者二年爲萬曆丙辰孟夏二十有一日享年乃
八十有五夫人不及逮子之成贈公不及逮子
之貴而太夫人乃享子之養且送子之終蓋贈
公夫婦之間蓼境蔗境榮瘁之感遞代而居繇
前觀之若偏有所觴繇後觀之若偏有所合文

定公以盛德大業翊贊 明主異恩徽數洊
加踵至生旣領 非常之眷以慰九地之思逝
復伸罔極之誠以迴 九重之聽蓋人子所願
致于親者鼎鼎百年中恫邑未已而 天子
一旦悼念元臣推恩所自遂使飯珠哈玉聯彩
松楸 天藻奎文垂光埏隧文定公卽上賓于
帝翱翔紫庭下而眠其萬家之邑七尺之窆快
然亡復遺恨也 聖主之至德豈不誠天遠
春盎哉贈公如虹在璞射斗殳精而以天球河

河圖之重山龍粉斧之文濬發其子兩夫人鞠
育而覆翼之以贊其成文定公之相業彌久彌
光贈公與兩夫人所以啓綠鑿于三台肇玄莛
于七葉者殆黼黻不勝書琬琰不能泐矣罔卿
身嗣玄成之業心嚴令伯之愛寅奉遺命劬襄
大典戚易竝至哀動里閭所以大葳孫謀奉揚
祖德質諸文定公可謂是父是子而其弟孝廉
與諸子姪七業竝興百口無間雲霄繼軌棨戟
盈門所以馳榮于贈公兩夫人又有未艾者五

滄園漫稿
嶽崢嶸肇基天柱四溟浩蕩溯本星淵贈公與
兩夫人所以燕翼詒厥者豈可量哉贈公兩夫
人之逝既皆有銘余茲所論次爲奉 勅合葬
也故首舉 愍渥以明 國恩掇其行事大者
附書之推所以受 恩之自其它氏系履歷之
詳有家傳誌銘在贈公舉丈夫子一王夫人出
卽文定公時行娶吳氏封一品夫人女子一黃
太夫人出適某孫二人一爲冏卿用懋宮太僕
少卿娶顧氏封某人曾孫某某曾孫女某某玄
孫某某婚嫁皆名族系之以銘銘曰

天眷 聖明賚以元臣爰異所生以赫降神猗
與贈公懷寶弗試韞而藏諸誕誕遺爾嗣懿厥元
配克孕其靈感合中台迴馭大庭徽音載續後
先一德允裕是馮以標浚則胡天不弔躡雲而
升璞符旣合以大其閔煌煌大猷慶流 宗廟

帝簡元功因心廣孝切者鶴版存者魚軒
袞衣玉帶有美嬋媛列星戢耀乘化而返歸報
而翁代終無忝有儀有式翼彼文孫爰奉遺言

仰扣

帝閣

帝眷首臣九京可作弘需

卹恩以綏冥漠載房載俎若斧若坊丸丸華表翼翼玄堂生榮死哀在古鮮儷曷云夜泉天高日麗懿茲盛典休有烈光三公四世陋彼袁楊爰志所繇以詔無極歲演貞符百千萬億

賀南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天欲祚人國而躋一世于仁壽也必以日升月恆之慶厚集于人主而又必以如岡如陵之慶厚集于人主所倚毗之大臣俾相與引翼而導迎之譬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而三能六匡之麗天八柱四溟之附地者實爲之斟酌元氣經緯方輿夫是以六符永調百昌咸遂求舊作朋詩書所載其揆一也

今天子方肇千歲之

統高五帝之壽而一時八座大臣所爲佐

上典樞機司喉舌者實多鹿眉鶴髮之老說者謂係章氏以秋分候南極于弧南光明朗潤占爲人主壽考大臣髦鬢之瑞天符人事相待而成豈偶然哉鍾梅黃公

上所倚毗之一人

也公自起家郎署敷歷藩臬至授節鉞鎮撫東
土鎖鑰所寄 上常視之爲什二焉其純忠

勁節宏議訂謨天下跂而望之不啻若文昌之
長三垣岱宗之首五嶽滄溟之尊四海者矣其
以大司馬參機務于 南都也豐鎬重地

上蓋特任公以拱衛 園陵彈壓輦轂內護郊
廓之鼎外輯螭虎之師而公以高識洞沉幾以
獨斷臨大事凡可以徹桑土苾牖戶者無不爲
凡可以佐安攘庇 社稷者無不告若決計城

浦口決筴禦遼陽公所爲扞患于百年制勝于
千里其尤著者也 上深居法宮慮未嘗不

周四海頃赤白之羽中夜刺閨至數四塵 宵
旰求統均平治孜孜如不及而獨以東南半壁
之天下久畀公豈非以 畱都于 國家如漢

關中如唐東都非得公爲之蕭何裴度誰可與
居守者不欲以忒忒一隅之警易萬世根本之
計哉公今年且七十矣而龍馬海鶴之精神朱
絃玉壺之符采燭天射斗之文章卽彊壯弗能

及也方今乾象示儆人心念亂而 留都晏然
有泰山之安獨特有公在耳 上誠一旦顧

念樞筦以追鋒之車 召公而北釋宮籥闔旄
之寄而階秩三公訓長九扈調陰陽通寒暑與
諸元老同爲岡陵以日月之恆升上翊 明

主所以仁壽斯世者不自今日始哉守備司禮
高公懷遠常公平江陳公以共任留後謀所以
祝公者而諏其辭于不佞不佞微觀天人之際
私臆公爲帝所賚其享有上壽不待言獨念上

有天保孔固之

主下有天錫難老之臣明

良相值千載一時而釜鬲尚壅荃宰未合今誠
亟進公于左右與共圖有道之長毋使求舊作
朋專美前世此誠導迎天眷之大機而爲人臣
爲人友所願歌南山歌洛矣因祝公以祝
陛下于萬年者也遂書之以爲公壽

冒伯麇金陵近體詩序

伯麇之稱詩也自漢魏以迄于宋齊梁陳之間
無不字比而句勘之論詩一編說者謂其精于

裁而審于鑒有鍾參軍不能更其品徐廸功不能易其錄者矣余蓋嘗三復讀之深有味乎其言也剖撫害利鉤摘是非微若太師之審音嚴如老吏之斷獄卽近體必推盛唐盛唐必推王岑而所操三尺以隨其後者亦曾不少貸焉豈若昔人所云淄澠竝泛朱紫相攸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者哉其居金陵而爲近體也境非旁涉理必直尋雕飾得于天然興象歸諸縣解然又抽其芬芳振其金石樞機通而物無隱貌關鍵合而神靡遯心眊彼唐人之詩匪獨擅追風躡景之竒實則有超乘先驅之勇矣滄浪論詩獨以江文通爲善擬至劉玄休鮑明遠之徒謂仍是其自體耳如伯麀近體之于唐規摹其意而形容之步趨其法而追琢之新藻獨妍舊章未泯嘉隆以來善學唐人者衆矣惟有惟似舍伯麀誰以哉且文人相輕自古有之于今爲甚北地信陽尚餘後勁琅琊下雉已拔前旌伯麀獨以壇坫之盟願從先進溫柔敦厚之教于斯樹

馬周吉甫謂其論嚴于取古恕于取今母亦知其有微指在乎嗟乎鑒人易工鑒已易拙迴鑒人之心以鑒已詞何不修誠何不立伯麇之集行也彼所爲言尚易了文憎過意輕辱利吻濁中曾懷如蕭子顯之所譏者抑可以聞正始之音幡然改其故步矣

明陝西漢中府通判倣吾王公墓志銘

漢中別駕倣吾王公海虞之孝友忠信博達敏練君子也續其父參嶽公之緒不墮其家聲身

績學致用業已效于當官稱郡國循吏矣而又以青箱之業開其子博士君前昞後暉甲第相踵以華腴世其族卽公所爲顯承佑啓者雖位未稱其才年不副其德要其名爲不朽者不啻羸矣公何憾哉公之卒以萬曆乙巳之八月二十有九日距今戊午且十有四年矣博士君乃奉公遺訓以明年己未之八月某日奉公葬于山陰報慈里之新阡阡公癸卯所自卜以葬其元配趙夫人者也期亦公所豫卜博士君乃手

狀公行概屬余文公墓門之石余于博士君有
世誼且忝葭莩之好遂不敢辭掇其行之大者
差次而論之公諱維城字宗甫倣吾其別號也
海虞山塘之王自學錄公裕始學錄公五傳而
爲贈僉事公魯實貳晉州僉事公生二子仲爲
浙江布政司參議嘉言卽公之大父父也參嶽
公娶龔宐人繼以范宐人舉丈夫子者五公與
其三弟皆范出公少負奇氣骯髒激昂自謂青
雲可唾手致唯參嶽公亦絕愛之謂是子吾門

中龍鳳也幼苦多病險舞象勺始得併日夜讀
其所授書十八遂以誦通補博士弟子矣而顧
屢試不售丙子入成均待比所薦牘爲主司某
公所賞識幾得雋而失之公意不能亡佗僚舊
疾以感憤作幾不起公廼喟然歎曰疇蹋吾翼
而使不飛者非天也邪時參嶽公已捐賓客而
博士君且駸駸乎讀父書有聲黌校間矣公于
是謝公車業隨牒選人得蜀之閬幕單車赴官
始至則供棘闈事以治辦得上官心其檄署新

津也邑故多奸民攬編戶之輸而牟其利公嚴禁之俾民得自納胥史代耕之祿徃得私徵發于民民苦其抑勒加耗至亡筭公著令所應給祿官以時賦之而民不擾帑有羨推以貸士之赤貧者不以脂其橐邑人以是服公之廉時播州之役起公日夕與曹參將策所以保障地方者督永寧稅距女士官奢世續之謁不爲通曰我鬚眉男子也與女酋周旋何爲乎一時賢聲大著爲守道俞公所重而直指李公王公交剡薦之于是有漢中通判之推矣所司督賊曹掾刺察非違郡亡警歲出鎮漁渡壩練兵以捍盜之利礦者四境晏然嘗修棧道八百餘里兩浹月而汔工行人頌焉曰吾從枕席上度七盤也署興安而審編六縣之丁糧民亡不帖然心服者署寧羌而民愛之且曰何不遂以公爲真守芘我民乎至署紫陽逮督撫重臣之豪僕請于督撫如法決遣之而邑之豪股弁毋敢有復橫行者矣嘗爲督學沈公檄校遺才卷拔童生王

彥葵爲第一明年彥葵遂上公車公之能知人又如此時公旣以才氣卓鑠守相間守葉公丞胡公李宋公皆倚公爲重而以范宐人春秋高亟投紱歸當道力繫之不可得也愛公者曰惜哉如此人材而不得竟展其志資格之限如是不知公抗志高邈且邾下有繼公志者在公詎肯以一官騫其素哉公天性孝友始參嶽公爲公治室未就而病公給侍左右日不交睫比物公慟實欲絕恨不能以身從地下治終事戚易備至不以一身拮据爲解奉范夫人盡色養之誠宦游數千里外得一味甘必減以致之范宐人嘗臥病公與其兄率弟與子姓環侍之必得瘥而後退比公之病也念不得終事宐人屬博士君吾爲宐人長子異日百歲後吾兒其代而父終三年喪以報吾母易簣之際拳拳念母至欲伸至情于禮之外公之事親何如哉奉參嶽公式好之訓與兄弟處以友特聞有所行必稟命于兄惟謹不知其異母也生平非遠游不出

三日必見問衣問餐終日怡怡然趙夫人有志操能佐公以學父少宰公物有所分授諸女夫人獨不受以是公稱之爲閨中友比夫人先公卒公爲之神傷時年五十餘耳室中遂不復有所御少師侍御錢先生晚猶暱侍如執羔雉時歸里之日郡邑之庭不能得公半刺字一履綦也尤龍池者貧交也別十五年而遇之吳閫遂攜歸食之死葬于隴側歲時拜掃必以一杯羹灑其墓夫以公之才旣足以自奮于時而腰章

手板未騁其志氣以公之內行純摯篤厚人倫法宐有恆享以食其子之報而壽又不究于高年天之于公似猶若有不可知者然公旣以道上承其禰下開其嗣亡毫髮憾而其遠見出塵壻之表有不獨見于所草芭蕉之一賦王不留行之一傳者卽以癸卯卜葬趙夫人而豫爲已之逝期識其不諱死亡有達人之識博士君後公卒之五年始連掇第以顯而公已未窀穸之卜若縣燭于十五年之後而待子貴者彼人之

所以爲公稱公何有哉公之生以嘉靖庚戌之十二月十有四日距其卒享年五十有六配趙夫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定宇公女也男子五長卽博士君良臣萬曆庚戌進士娶湖廣按察副使西虞范公子贛州府通判吾岡公女次重臣娶太學成虞徐君女次慶臣娶文學又玄徐君女俱卒次傅臣郡學生娶重慶府知府愛鶴陳公子肇慶府通判九臯公女次名臣殤女子二長適封永嘉縣知縣養質陸公子戊戌進士平陽縣知縣崇禮次適光祿署丞全吾譚公子太學伯翔孫八人運昌乙卯舉人娶贈工部主事吳山陸公子深源君女應昌娶贈廣平府知府慕節蔣公子山西都司徹菴君女齡昌聘太常寺卿襟宇顧公子國子監博士塵客公女俱良臣出榮昌未聘重臣出豫昌聘文學陳君汝常女履昌嗣慶臣臨昌益昌俱幼未聘傅臣出孫女七人良臣出者一適福建都司源虹徐公子錫策一字吳縣太僕寺少卿玄

渚申公子騰芳一字崑山御史青暘周公子公
績一字崑山某官欽所陸公子文學某出女于
譚氏一未字重臣出者某傅臣出者某俱未字
銘曰
原祚之所始上有名父而公爲之子究胤之所
裕下有名子而公爲之父父待公以百世之不
忘子待公以七葉之重炁居家則人目之曰貞
士居官則人命之曰循吏是公之所以或出或
處而俯仰無忤以承以佑而劄守靡替者邪

王太古金陵篇序

自孫吳建鼎足之業金陵苞符之氣霽然而開
典午渡江以後宋齊梁陳繼之中原文獻畢萃
江左顏謝徐庾之風煽矣兼以玄釋之道方演
嘯咏之致轉遒事半油檀語多粉黛始自宮禁
下迨閭里靡然同風泐及南唐尚存餘韻故其
遺文軼事徃徃令人心慕形追色飛肉奮雖樂
令申其名教之論李生格以亡國之音吊古者
猶豔稱之不置良有以也 國家開天于此隆

平之祚險勝豐鎬固已一洗六朝淫靡之陋而
學士大夫沐浴膏澤歌咏勤苦迺多有訪其舊
事而形諸詩篇者豈非以侈曼相高傾軛接踵
聞之者足以戒不徒惟是風華之代扇已哉自
唐以後金陵懷古之詩作者衆矣第多短章斷
句或取其一地一事而咏之曾未有上下六帝
汎濫五史綜其故實擷其菁華者乃今于太古
之金陵篇見之太古夙負洽聞殫見之學好爲
沈博絕麗之文生平著作藏在名山傳諸通邑
者不啻富矣旅寓金陵習聞舊事登高眺遠旣
鬱勝情述徃思來兼多輿指揆爲斯咏遂舉六
朝二百五十餘年山川城郭之美宮掖府寺之
盛以至名人韵士之風流妖姬明童之纖麗靡
不總而載之有周子隱之所未書山謙之之所
未志者矣或以盛而刺其衰或以失而徵其得
法戒具在比興斯彰又豈第如盧生之長安路
丞之帝京徒侈貴游傷其困厄者哉友人鍾伯
敬氏見而愛之爰畀諸梓昔謝監詩成都邑傳

寫紙爲之貴以今觀其游覽行役之句財寥寥
數語耳太古斯篇兼總條貫當與太冲吳都爭
雄競爽赫蹠踊貴曾何足言鍾山之英草堂之
靈且其屬太古以鳴熙朝之盛有不願其但以
適文麗藻被諸蔓草寒烟者夫太古之紫電青
霜具矣尙其摩厲以須之

再賀大司馬鍾梅黃公七十序

今交戟之內大僚之待特簡言官之待彙征者
甚衆進計者未嘗不鯁鯁焉虞仁賢之以朝

廷輕乃觀于六卿之長多名德耆艾之臣上足
以起人主尊賢敬大臣之心而下足以鎮

羣囂龍言異議爲百僚之表率蓋又未嘗不訢訢
然慶朝廷之以仁賢重昔弇州官畱都以

其時太宰司馬宗伯皆年七十以上亟稱述爲
盛事然孰有如今日之尤盛者哉絀指計之南
北之冢宰北之大司馬南之大司空北之御史
大夫皆年險七十或險八十碩德峻望爲世偉
人積功纍勞爲國元老今南大司馬鍾梅黃

公又進而開七袞矣三壽作朋詎惟魯頌五星
降昴將演虞圖此天下士大夫所以尤爲國
家慶也當黃公之奉璽書撫東土也適歎訛
爲政議論涵育之時正氣幾受其恫獨湛掩而
不能振公獨毅然以是非與之爭而不少借力
破其懷私植黨之謀惟時士大夫眡公屹然若
飈輪之持九天鰲足之奠四極也君子乃有所
恃而不恐迨公之被命長雷樞也覘見而雪
消氛澄而空霽于是大距斯脫秦茅盡拔庶正

以序服其官而大賢以漸登于位迄今國論

無頗皇路常夷伏莽不興睽車不載揆厥所
繇則公主持倡率之力也當冰霜凝沍之時衆
旣望公爲碩果迨風雲感應之會衆又倚公爲
前旌今公總戎律攝銓務統文武之任分鎖鑰
之權國家萬年根本地其所維繫厚矣晉而
典掌樞機幹旋元氣綜叙六典表正百官與諸
大老係秦之孚室否之虢固皇天所以爲
社稷計也人之抃手相慶詎以稀齡爲公一身

賀哉昔詩人在蟬螭掘閱朝隣蒼歲之中獨以
帶絲弁帶繫思正是國人之君子而以胡不萬
年爲之頌蓋以邪正之消長安危之倚伏欲長
得君子鎮之故頌禱之情不能自已有如此者
後世長孺在禁闥則淮南寢其謀君實相中國
則契丹戒邊人毋生事公志在匪躬義形于色
不啻如二公而又幸事壽考作人之 主贊
綱紀四方之治赤芾之媿已清陰雨之膏旣洽
詩人所詠有同然已然則公宜享有上壽如名

公畢公百歲而上長在周廷又豈待占而決哉
起元文質無所底常跂望公之神采文章如松
喬之在霄漢北斗之在星辰乃不揣以文部諸
大夫之咨操筆以頌公壽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公之所以體玄德介丕祉者誠未易窺要以

天眷 聖明厚綏良弼壽公以翊 天子

無疆之祚開 國家有道之長小徃大來階符
顛若則不斐之言或亦可附弇州之紀盛事從
諸大夫而爲公進一觴也

漫興四首

倦游歸問碧山居雲臥相將十載餘
三國舊讐魚豢略六經新校馬融書
吸殘竹葉春醪冷吹落梅花夜
遂虛道是玉皇香案吏可堪多病似
相如

神山何處是僊居東海蒼茫萬里餘
人向靈威探玉葉天從宛委祕金書
虹腰冉冉垂青野鶴背飄飄上紫
虛擬搆層樓聽松去挂冠神武事
何如

鳳臺西畔結幽居滿目風煙六代餘
雌霓帶坻猶有賦橐駝種樹已無書
苔因却掃青常積尊爲忘憂綠未
虛閱盡世間多少變翻從泡影見
真如

環堵蕭然木石居但求容糶敢求餘
衣冠性畏嵇中散山水情鍾謝祕書
春茗雲牙堪破夢晚菘霜甲解充
虛閉門病蹇同玄晏欲序三都愧
不如

國

